

“艺术进入了最后的航程，它在一个精细的螺旋里一步一步上升着，它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字格的自由，只剩下一个神经元的树状突，最后便消失于它自己占有的微小的孔眼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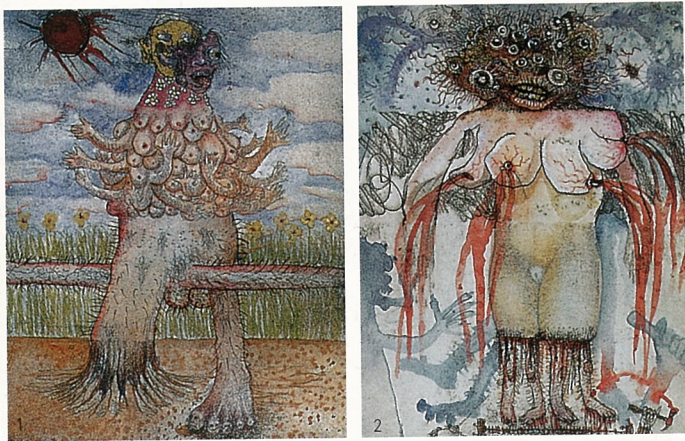
汤姆·沃尔夫的“艺术终结论”曾震撼了不止仅仅一代人，但事实证明，艺术在上一个一百年中的进程，无疑是迅速而激烈的——它甚至让我们措手不及。在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艺术的发展生态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的语境中，新媒材的出现、新观念的产生、新形式的实验都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契机。

今天，一批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艺术家，用他们大胆的、跨学科的、泛艺术的创造力，征服了几乎世界上所有最著名的美术馆、博物馆、画廊，以及其它重要的艺术机构，无论是在专业的建树上，还是在市场效应上，他们都独领风骚，成为艺坛的风云人物。或许，他们的身份不能仅仅用“艺术家”来概括——因为，他们同时还是优异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精通市场和操作，熟谙包装和策划。

也许，在文化转型的特殊时代背景中，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艺术家——拒绝寄居在惯性思维模式的巢穴中！

在此，我们将陆续为大家介绍这100位21世纪初世界最成功的艺术家，希望他们的艺术理念、创作手法和成功道路，能为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有所借鉴。

谁与争锋？——21世纪初世界最成功的100位艺术家(四)



杰克·查普曼和迪诺斯·查普曼 (查普曼兄弟) Jake & Dinos Chapman

“我们就是对再现那些各式各样的恐怖感兴趣，并希望以此创作出令人恐惧的艺术样式，一种中产阶级式的乱子。”

1-2、优雅的尸体 NO.1 水彩画 杰克·查普曼和迪诺斯·查普曼
3、地狱 综合材料 杰克·查普曼和迪诺斯·查普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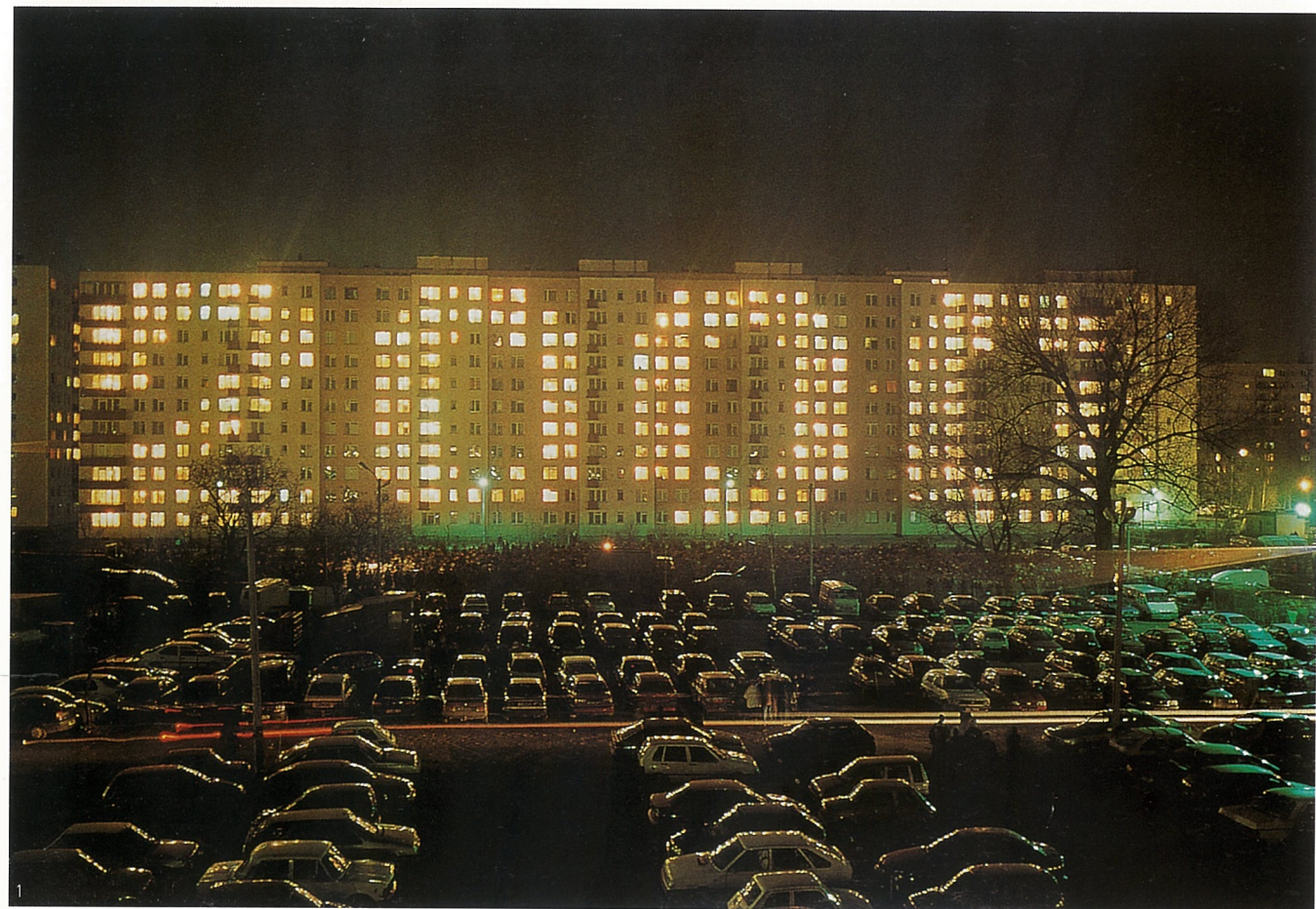


以“魔鬼搭档”而闻名的查普曼两兄弟，着迷于制造一些以暴力元素构成的荒谬、夸张甚至有些畸形的地狱般的景观。两位艺术家以诙谐而有力的语言，广泛取材于艺术史和消费文化的恰当图像，通过雕塑和绘画的艺术形式对今日社会中的各种禁忌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自二人的作品在杜塞尔多夫博物馆、伦敦和牛津当代美术馆的相继展出，他们的艺术不可避免地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并因此得到了2003年度英国著名的泰纳大奖提名。

在他们1993年的作品《战争灾难》里，那些取材于歌雅铜版画中的元素，再现出有关“死亡”与“伤害”的三维景观。而在此后1996年《解剖学的悲剧》中，艺术家创作了成群结队的、变异的男童身体模型。在一片植被茂盛的田园风光里，这些男童模型都裸露着，带着揶揄的表情尽情作乐狂欢。艺术家将这些塑料人形玩偶以结合的形式固定在一起。这种令人瞩目的对人类私密性行为的公然仿真，使他们的作品往往引发了有关道德禁忌的巨大争议。

杰克和迪诺斯·查普曼的雕塑、绘画常表现了青春期里少年的一种典型情绪——敌对的、以及性的萌动。很明显，这一灵感来自于他们这一代人对社会梦魇般的恨意。他们的作品往往不厌其烦地叙述了诸多复杂、繁琐的细节，并对人的命运投以极大的关注。例如，《地狱》(2000年)就是一件有着5000个不同形象的大型作品，展示的是一个极为恐怖的场景——人是作品中绝对的主角，无论是那些正在实施刑法的纳粹，还是那些畸形怪物，都被一一手绘上色。艺术家以带有迷恋式的暴力情绪表达了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苦痛。

查普曼兄弟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指出，他们就是要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引发人们对“激情”的深思。在这两兄弟看来，那些只为了获得快感、而不计后果的人类行为最终将导致人类的死亡。



21世纪伊始，这个充满了骗术与诡计、渴望更多新奇刺激的世界呈现了一种与之不一样的艺术倾向，即保守现实主义——当整个社会现实正变得越来越像电视传媒所描述的那样，在时尚的泡沫里分不清真假时，帕威尔·奥塞曼，这位1967年出生于波兰华沙的艺术家所要做的是：将那些没有被传媒掩盖和歪曲的社会现实直接呈现给观众！

帕威尔·奥塞曼是一位导演式的艺术家，但在他的艺术放映过程里没有放映机与电影院，他只需要借助一个三维空间，街头或是

帕威尔·奥塞曼 Pawel Althamer

“我总是能从这个平凡而普通的世界感受到惊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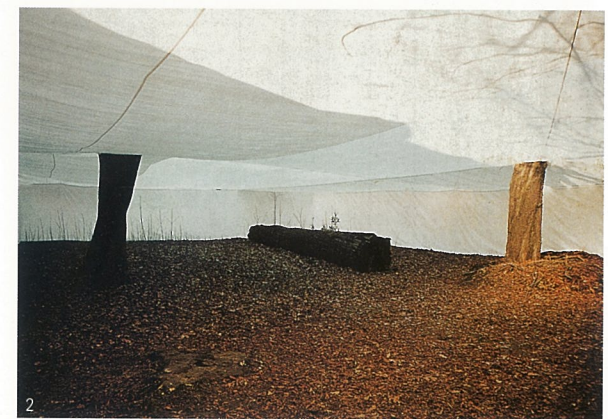
画廊都可以是最好的舞台。然后让所谓的“演员们”表演一些简单的角色。此时，艺术家本人会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沉静地监视这一切。他也经常将各种不同的、无形的表演样式引入平凡的日常环境，为观众们带来诸如此类的疑问：那个在桌边悠闲地喝咖啡的男人，究竟是一名演员还是一个普通人？而广场上正在上演的这个虚拟的表演空间，是帕威尔作品的一个部分，还是我们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在被混淆的视听中，我们再一次认识到艺术与生活的距离、虚构与现实的差异。

帕威尔·奥塞曼还创作出了同样异乎寻常的图腾式雕塑。当然，其中的大多数都是艺术家本人的肖像。正如1996年后，奥塞曼重组了自己所有的作品，包括那些没有主角的。新成型的作品统统服务在一个主题下——即“帕威尔·奥塞曼”自己。

一个艺术家的个人品位将决定他是跟随在时代的脚步之后，还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而帕威尔·奥塞曼则是那个与时代共同进退的

艺术家，和他的艺术创作一样，展现的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世界，甚至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本身！

1、布鲁多罗 摄影 帕威尔·奥塞曼
2、无题 装置 帕威尔·奥塞曼
3、姿态 摄影 帕威尔·奥塞曼



贾森·罗兹 Jason Rhoades

“在我的作品里并没有过多的主观性,因为这样能使得我的表达更为清楚与准确。”

从90年代末开始,美国艺术界关注的目光开始由纽约转向西海岸,一位来自洛杉矶的艺术家——快活而带点严肃的贾森·罗兹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强烈的男性观念决定了罗兹的作品充满了表现欲望的符号特征:巨大、飞速奔驰的赛车、赛车比赛、武器,以及机械工具等等。所有这些素材统统服从于罗兹超凡的想象力,而不是局限在现实空间内。显然,这些日常生活的简单材料组成的空间,在相互发生联系时已经被艺术家赋予了某种新的秩序和不同的意义。

1999年,罗兹在汉堡创作的《完美世界》便遵循在他那种独特的男子气概下。而紧接着,当他结束了自己在法兰克福的访问学者的生活后,又留下了一件名为《完美过程》的作品,艺术家创造性地在其中融入了一些类似好莱坞式的媚俗设计元素,以及全新的雕塑文化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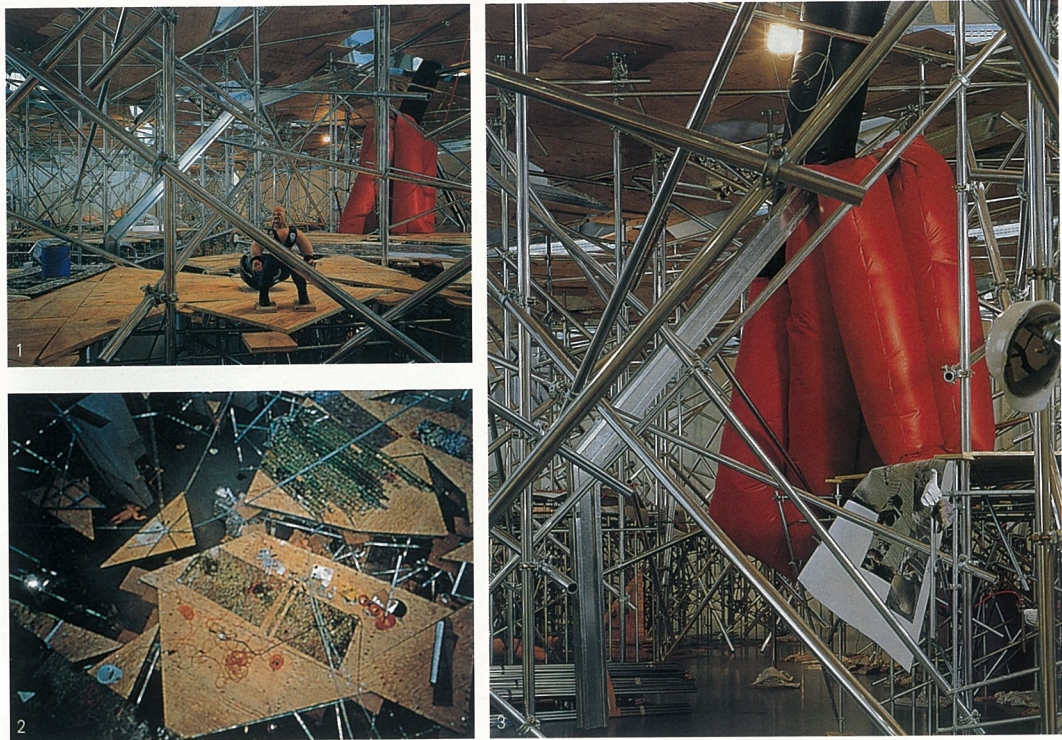


贾森·罗兹擅长大制作,他的作品常常要由许多部分连接而成,并且相互关联,那些闪烁的灯光、响亮的音乐,甚至还有播放录

像的小型电视机常将整整一间房屋挤得满满的。此外,贾森·罗兹还是一个手艺高超的修理工,他喜欢自己亲手组装一些各式各样的零件、轮胎等,并生产出可以发出烟雾或产生简单的声响的有趣机器。无论你对其作品的喜恶如何,贾森·罗兹以其独有的创作手法,将环绕着我们平凡生活的物质印象与精神感受以艺术的名义重新演绎,这其中蕴积着艺术家本人非凡的创造性和认知力。



1-3、完美世界 装置 贾森·罗兹
4、完美过程 装置 贾森·罗兹
5、自由年 装置 贾森·罗兹



1、黑湖 综合材料
珍娜·卡迪芙
2、漫步 多媒体
珍娜·卡迪芙
3、天堂诊所 多媒体
珍娜·卡迪芙



现年44岁的珍娜·卡迪芙出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现居住在柏林。艺术家的童年在家乡的农场中度过,中学毕业后,卡迪芙先后进入皇后大学和阿尔伯特大学学习艺术,获得了视觉艺术的硕士学位。她对运用

声音来改变个体对时空的惯常经验,以及用不同方式观察周遭环

珍娜·卡迪芙

Janet Cardiff

“声音总是在不断影响着我们,而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通常所意识到的。”

境,描述并再现记忆非常感兴趣。她认为,增加声音效果会为平面作品带来另一层想象空间。

1991年,在班弗艺术中心作访问艺术家期间,一个极为偶然的意外发现促使了卡迪芙“林间漫步”的创作计划。在这件作品中,她将自己的声音和其它音效混杂录制在一起,在播放这些声音的同时,配合了一位具有叙述和引导意味的造访者,行走在一条被艺术家事先安排好的小路上的画面。参与者身背单放机,头戴耳机,按照艺术家的指示行走。他们听到卡迪芙的声音以及森林里的自然声响。这些音乐的播放形式使得听者被紧紧束缚,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而沉浸于个人的世界之中。

卡迪芙的“漫步”引起了国际艺术界的关注,自1996年在丹麦路易斯安那博物馆首次展出后,该计划曾先后应邀在瑞典的沃纳斯、德国的明斯特以及英国的伦敦进行展示。一时间“漫步”几乎成为艺术家珍娜·卡迪芙的艺术商标。紧接着,卡迪芙将图像与她的声音作品结合在一起,创作了在1999/2000卡内基国际艺术展上的参展作品:图像通过便携式数码摄像机播放出来,微型的荧光屏有效地使每一位观者都沉浸在对于声音的节奏的关注中,进而融入作品。2001年,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了卡迪芙与其丈夫乔治·布鲁斯·米勒合作的作品“天堂诊所”。艺术家专门建造了一个有观众席和荧幕的小型电影院,放映他们自

己录制的电影。运用双声技术录制的影片音乐通过耳机播放出来,其中混杂了多条故事线索,包括影片原本的情节脉络、影院的环境因素以及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这个真实时空里所交汇的各种现场体验。

作为一名成功的多媒体艺术家,珍娜·卡迪芙的作品通过互动环节使得观众置身于一个崭新的艺术体验中,现实与虚幻、主体与技术融合成超时空的旅程,拓展了观众的想象力及多层次的感知空间。她说:“我对严格意义上的视觉艺术并不感兴趣……一个艺术家应该从各方面获得灵感,否则她将凝结在自我给养的环境中”。

